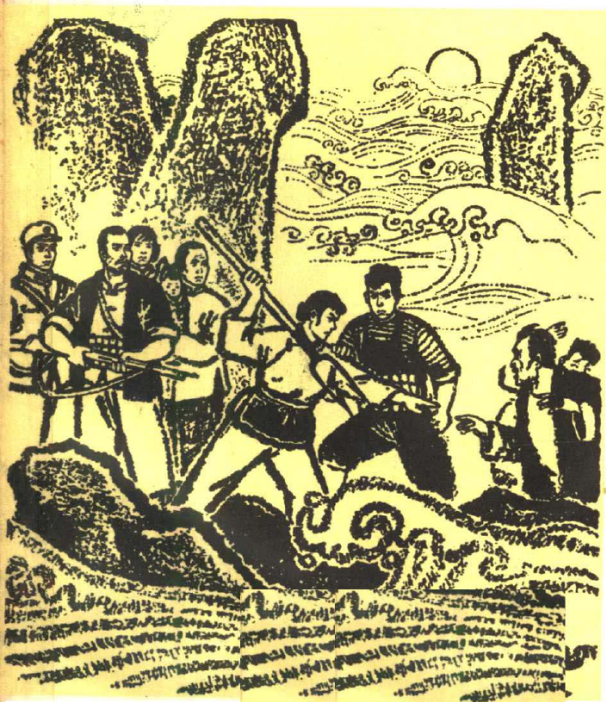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东海歼敌记



Q

讲故事

插图：朱子容

讲故事 ④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杭州武林路196号

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登记证出字第001号

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45 印张1 17/45 字数31,000

1964年11月 第一版

1965年3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：12,001—70,000

统一书号：T10103·279 定价：(4)一角

目 录

- 一、黑龙湾 民兵紧握枪
- 二、江书记 深夜巡海防
- 三、暴风夜 “海龟”窜大陆
- 四、擒敌探 民兵齐出动
- 五、揭伪装 母女属妖魔
- 六、珍珠岛 特务投罗网
- 七、三炷香 全歼获胜利



肖 凡 改編

一、黑龙湾 民兵紧握枪

一九六二年国庆节的前一夜，祖国大陆上一片灯火辉煌，全国人民欢庆伟大节日的到来。在东海前綫的黑龙湾，这一夜海面上风平浪静。

这辰光，有两个人影，一前一后地从海滩边走来。是啥人呢？前面一个，年紀五十多岁，须发斑白，是降龙渔业公社的老漁民，因为过去在东海游击纵队当过游击

队员，所以社员们都爱叫他一声“老红伯”。虽然他年纪大了，但精神十足，从不服老，民兵队里少不了他，站岗放哨抓特务，押送犯人打夜操，从没请过假，误过时光。后面一个，年纪只有二十多岁，叫小林，在合作茶室当服务员，也是一个民兵，这人手脚勿算笨，就是思想有点糊涂。今夜轮到他们两人巡逻放哨。现在，他们正从黑龙湾南面巡逻过来。老红伯走在前面，竖起耳朵，注意四面动静，还一歇不歇地手搭凉棚，搜索海面。小林呢，人是来了，心没有来——他的心老早飞到公社的国庆联欢晚会上去了。嘴里还低声哼着歌曲：“戴花要戴大红花，骑马要骑千里马……”老红伯听了耐勿牢火气，回头对小林说：“啥辰光呀，唱起歌来了！”小林正唱得起劲，没有理他。老红伯更生气了，喉咙也响起来：“小林同志，这是放哨，不是开联欢晚会。”小林不服气地说：“唱唱歌，解解闷，有啥大不了的！”

正在这辰光，前面海边有个人影一晃，老红伯肩膀一甩，“啪！”肩上这支“老三八”已经抓牢在手里了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子弹推上膛：“哪一个？”只见前面人影移动了一下：“我！”老红伯听不出是啥人的声音，又喝了一声：“口令！”“降龙！”老红伯又问：“你是哪个？”“龙头！”这是民兵的联系暗号。这时，黑暗中

走来一人，只见他：肩宽背闊好身材，紫紅脸膛配闊腮；浓眉大眼一統鼻，两眼有神生光采；身穿一件青布袄，草綠軍帽头上戴；蓝布褲子齐膝盖，脚下穿双黑布鞋；衣着平常人英武，跨着大步走过来；若問此人哪一个，五好民兵震东海；他是降龙漁业公社黑龙湾民兵連連长，姓王名强，今年二十九岁，祖上世代漁民，从小捕魚出身。解放后参了軍，复員回来，一心为集体，受到漁民爱戴。前年才和珍珠島上女民兵海英結了婚，去年国庆节还添了个女孩子，取名叫“爱兵”。

老紅伯看見是連长，一个箭步上前，“噉”，一个立正姿勢：“报告連长，沒有发现什么情况！”王强笑着称贊說：“啊哟，到底是东海游击纵队出来的老兵，不简单！不过，老紅伯，你这么大年紀了，也该歇歇啦！这深更半夜站崗放哨的任务，让我们这班年青人来吧。”不过，連长这番好心話，老紅伯可听不进去。他生气地回答：“連长，怎么我老了，你又要叫我退队啦！”說着，把枪一放，一个亮相，“劈劈啪啪”，打起大紅拳来。打完拳头，他胸一挺，說：“你看，我哪点比年青人差？要我退队？除非你们打个报告，让毛主席他老人家亲笔批下来……不，毛主席一定不会批准我退队的，他老人家一定会拍拍我的肩膀說，‘好呀！你做得对！’”老紅伯这番話，說得王强也笑起来：“哈

哈！真是人老心不老！”老紅伯听連长称赞他，高兴地背起了枪，問連长：“你怎么还不回家？明天是爱兵周岁，海菊的未婚夫小虎也要复員回来，海英下午不是来叫你回珍珠島她娘家去团团圆圆、熱鬧熱鬧嗎？你还到前边来作啥？”王强不好意思地說：“老紅伯，这两年海英人退出了民兵，想不到連思想也退队了，这种太平麻痹思想太危險了。你想，今天是三十，明天是十月一日，前些日子，台湾蔣介石匪帮不是疯狂叫囂要反攻大陆嗎？逢到节日，我们就更應該加倍提高警惕，所以，我决定不回去，到前面来看看！”

說話辰光，黑暗中又跑来一个年青人，一身漁民打扮，腰里围着子弹带，手中拿着枪。他叫海蓝，今年二十五岁，是海英的弟弟，王强的舅佬，在民兵連当班长。他气急呼呼地跑到王强面前，报告說：“連长同志，刚才区里有电话来，說是江書記就要到前边来！”王强答应了一声：“噢！”他心里想：快过节了，江書記到前边来作啥？海蓝心直口快地說：“連长，我猜江書記一来，准是要搞紧急集合，打夜操！連长，现在，我就去把人叫来，你看怎么样？”王强对他舅佬什么都滿意，就是对他这种冒冒失失脾气有意见，故意問：

“把民兵都叫到連部来等着？”“对！”“叫大家勿要开联欢会啦？”“对！”“也勿要过节啦？”“对！”

王强原是逗逗他的，海蓝却以为王强同意他的做法，

“对，对，对！”劲头蛮足。倒把王强气火了：“对啥？你要大家来做啥？”海蓝一时也弄不懂王强是真还是假，只好说：“哎，等江书记来呀！”王强批评他说：

“海蓝同志，照你这样做，我们还叫啥个民兵？还叫啥个‘召之即来’？让大家照常开联欢晚会，照常过节，单等首长来了，一声令下，海螺‘呜——’一吹，我们再‘召之即来’，那才真正考验得出我们民兵连过硬的本领！走，我们先回民兵连部去！”海蓝这顿批评吃得蛮落胃，他想：到底是连长，水平高，说的话对，自己太冒冒失失了！答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就随王强往连部而去。这里，老红伯与小林，又一路沿海边巡逻过去。

老红伯和小林走后，从黑暗中又鬼鬼祟祟地过来一个黑影，这个人身材矮胖，穿一身黑布衫裤，圆圆的脑壳上，头发也没有几根了。他是啥人？姓白叫太兴，渔民叫他“海剥皮”。他解放前在黑龙湾隆记渔行当过帐房，是“独眼龙”的老部下。那末“独眼龙”又是啥人？“独眼龙”是当时隆记渔行的老板，而且还当上了保安队队长，是当地一个大恶霸。快解放的辰光，他看看苗头不对，逃到台湾去了。解放后，人民政府对海剥皮宽大处理，判处管制五年。他表面上逢人点头哈腰，暗地里却和台湾还有联系。这几天，他得到台湾来的情

报，要他联络一些人，接应“登陆”。所以，他今晚约了他干女儿宋美丽，想在这里弄条船，出海去接应。他一个人在海滩上，吓得心惊肉跳，朝黑龙镇这头望了又望：“短命的美丽，怎么还勿来呀！”这辰光，远远地传来一阵女人的歌声：“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……”随着歌声，跑过来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，虽然，她身上穿的也是普通的蓝布短衫，但是，总归同一般妇女两样，有点妖里妖气的。她是啥人？就是海剥皮的干女儿宋美丽。宋美丽又是“独眼龙”的外甥女。她爸爸当过伪乡长，吃喝嫖赌，解放前就死了。宋美丽嘴巴唱着歌，眼睛在东张西望，心里也在骂：“这只短命的老猢猻还没来！”勿晓得这辰光，背后有人叫：“美丽！”吓得她胸口别别跳：“啥人呀？”海剥皮从暗中钻了出来：“美丽！是我呀！”宋美丽搭搭胸口，妖声妖气地说：“啊唷唷，你这只老猢猻，把人都吓死哉！”海剥皮嘻皮笑脸地说：“喔唷，小妖精，骂起你干爹来了！”宋美丽勿想同老猢猻寻开心，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：“有啥事情，叫我做啥？下回少来见鬼！”海剥皮鼻子里一哼，说：“装啥个正经！我是从小把你抱大的，不要看你蓝布衫、粗布裤，嘴巴里还唱：‘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！’你里头这颗心，我会勿清楚！共产党斗了你家的渔行，只有十多年，难道你就忘记了？”宋美

丽听了，心里虽恨共产党，嘴里还装样地说：“小声点，我老早就叛变了我的剥削阶级，政府都了解！”海剥皮又“哼”地冷笑一声：“可是我知道你的心没有变！”说着，他从背后拿出一根手杖，“嚓！”从手杖中拔出一把磨得雪亮的刺刀，朝宋美丽面前一扬，“啊！”宋美丽吓得抱着头后退了几步。海剥皮得意洋洋地说：“干女儿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你爸爸当年送给‘独眼龙’的刺刀手杖，我又从十八层地狱里把它掘了出来。你说你变了，为什么你亲手埋的这把刺刀手杖，没有交给共产党？”宋美丽开始暗暗吃了一惊，后来一想，算了，老糊猕总是自家人，我在别人面前要装进步，在他面前用不着装，就小声地说：“好好好，自家人总归是自家人，你有啥好消息？”海剥皮也凑近她说：“听说蒋委员长又要反攻大陆啦！”宋美丽不相信地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猫咬尿泡空欢喜，今年夏天，差点上了你的当！”海剥皮认真地说：“这次是真的。听说你的姨父‘独眼龙’也要回来。”宋美丽还怀疑地问：“我的姨父要回来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海剥皮低声说：“你先勿要问，一两天里自然会明白。现在你先给我弄条船来。”宋美丽问：“要船做啥？你要外逃？我哪里会弄！”海剥皮说：“不，我要去接应，你办得到，我早看到了，你和那个姓林的民兵在谈恋爱，今晚正好是

他值班。”正说到这里，附近好象有人过来了。宋美丽急忙向海剥皮做了一个手势，要他躲避一下，然后，大声地说：“快滚开；以后不准你乱说乱动！”海剥皮会意地点了点头，向黑暗中避去。来的是啥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民兵小林。他听见人声，过来一看，见是宋美丽，就问：“美丽，刚才你和哪个说话？”宋美丽故意翘着嘴巴回答：“我在骂海剥皮那个老猢猻！”小林无所谓地说：“我以为跟谁，跟他呀，何必花那末大的力气，有啥大不了！”宋美丽装作一副受委屈的样子：

“哼，你没有听见，多难听呀！”小林忙问：“他讲啥？”宋美丽拉着他撒娇地说：“他讲，我，我在等你，还说什么我们两人正是天生一对，地生一双……”

小林正听得津津有味，忽然，远远传来咳嗽声，他知道老红伯过来了，忙说：“哎，来人了！”宋美丽嘴巴一翘，说：“小林，我不愿躲躲藏藏了，我们自由恋爱，光明正大，怕啥呀？”小林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对，对；不过你还是先避一下好。现在是我值班放哨，被老红伯看见了，又要吃顿批评！”其实，宋美丽顶怕老红伯这双雪雪亮的眼睛，心里也巴不得快点溜开，就趁势说：“好，那末等一会我们到黑龙角去谈谈，好嗎？”

小林知道黑龙角前几日来部队，这件事，上级交代过要严格保密的，但是，听到宋美丽约他去谈谈，小林早

把保密制度拋到九霄云外去了，說：“黑龍角不好，那里新来了部队，大軍巡邏可严呐，被他们看见可……”

宋美丽故意理直气壮地說：“怕什么？大軍是保护我们的嘛！”小林說：“那多不好意思！”宋美丽想了一会，指着就近碼頭上的一只小船說：“那我坐小船到珍珠島等你，不见不散！小林，今晚可要决定我俩的終身大事呀！来，你閉上眼睛，伸出手来，接住！”說着，她除下自己手上的表，給了小林。小林接到表，张眼一看，高兴得啥都忘記了：“呀！你的表，菊花牌的？”

宋美丽娇滴滴地說：“对，把你的給我，我们交换一下，好嗎？”小林不好意思地說：“我的比你的差。”

宋美丽拉住他的手，一面除表，一面說：“不，只要是你的，不好也是好的。千万別忘記，下了班来！”小林激动地說：“好，絕對不忘記！”他看着宋美丽跑过去跳上小船，向他招招手，离港而去。这一来，小林的心里比吃了蜜糖还甜。他看看表，時間过得真慢，还没有到下班的时候，过了一会，他看看表，快到九点了，心想：~~要~~该下班了，走！又一想，还没交班，吃批評可犯不着。正想去找老紅伯，老紅伯过来了，小林就对老紅伯說：“老紅伯，帮帮忙，枪給你，你代我交班吧！我有一件急事要办！”老紅伯生气地說：“你自己为啥不去交班？什么事这样急？再急还能比备战更急？”小林

一肚子不高兴，頂撞他說：“备战备战，备而不战，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打垮了，还怕台湾几只虾兵蟹将，再厉害，也掀不起大风大浪；你就給我請个假吧。”說着把枪向老紅伯手里一塞，轉身就向海边跑去。老紅伯想喊也喊不住，搖搖頭說：“唉，小林，小林，不要被鬼蒙了头！”說罢，背起小林的枪，前去交班換崗。这正是：敌人阴谋使詭計，思想千万莫麻痹；小林年輕失警惕，受騙中了美人計。

二、江書記 深夜巡海防

再說，在民兵連連部，这时有一个年青妇女，抱着一个睡着的孩子，心里七上八落，走来走去。这个年青妇女，生得不长不矮，不胖不瘦；瓜子脸上两道細弯弯的眉毛，眉毛下面一对圓溜溜的大眼睛，配上紅衬衬的一张小嘴，看上去格外秀气；头上扎了一个螺螄发髻，身上穿一件藍布短衫，一条黑布短褲。她是啥人，她叫海英，今年二十六岁，就是民兵連連长王强的爱人。前几年她也是一个民兵积极分子，而且还是一个螺号手，在海上、在碼头上、在打靶场上，到处都听得见她的笑声、歌声，自从和王强結婚后，生了小爱兵，她就退出了民兵，在自己小家庭里轉圈子，思想也开始变了。因

为明天是爱兵周岁，再加她妹妹海菊的未婚夫小虎要从部队复员回来。她把这些都凑在一起，称为“家庆节”。这天下午，她就到民兵连部，替王强请好假，约好要和他一起回珍珠岛娘家去过节。哪里晓得她夜快到连部来等王强，一直等到现在还勿见王强的影子。心里气啊，抱着孩子，嘤嘤咕咕：“看你这个好爸爸，心里还有你呀；明天是宝宝周岁，他连个长命锁都不给你打，算啥个爸爸！”

这时，区委江书记来到了黑龙镇。他找到了民兵连部办公室，一看，只有海英抱着孩子在里面，他以为这是值班民兵，就对海英说：“同志，请问你们民兵连连长王强同志在哪里？”海英抬头一看，只见此人，四十岁上下，一副老实面孔，身穿一套普通蓝布中山装，戴一顶解放帽，裤脚卷起，海英以为是来联系工作的，就熬勿牢发起牢骚来：“你找连长呀？哼，这个好连长，连老婆孩子都勿要了；同志，你说说看，气人勿气人，本来说得蛮蛮好，今晚回娘家去，明天给孩子做周岁，哪里晓得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要来一个江书记，忙得他连个人影子也找不到了！”江书记一听，心想：这就是王强的爱人了。就问：“哦，那他忙些啥呢？”海英气呼呼地回答：“忙啥，不是民兵训练，就是备战。备战，备战，老是备战。同志，你讲讲，人家说这‘渔

船’都上了天了，还要民兵有啥用场？”江书记开始听不懂什么“渔船”，一问才知道是说“宇宙飞船”。他想：怎么这种怪思想会跑到她的脑子里去呢？就对她說：“要我說呀，宇宙飞船它上它的天，可打仗还得靠人呀；你没听过毛主席号召我们‘全民皆兵’嗎？”海英又耐煩地說：“可爱兵他爸爸当了五、六年解放军，回家来也总該換換班了；就是不換班，也用不着老是站崗放哨。說什么‘不要忘了，还有敌人’；哼，敌人，不要說他爸爸沒有见过一个，就是我当民兵的时候，白天黑夜，眼睛瞪得象金魚儿一样，也沒有看见过一个敌人的影子。”

江书记刚想回答，王强已从外面进来了，他听到海英的这番話，早耐不住气，指責她說：“你啊，这是天下太平、万事大吉的麻痹思想；忘掉了世上还有吃人的妖魔鬼怪。江书记，你說对嗎？”海英听了王强的話，正要还嘴，又听到王强叫那人江书记，“裹”，面孔一下子胀得血血紅，話也讲勿出了。王强又接着說：“海英，这两年你变了。过去你也是一个民兵，现在，你钻进你的螺螄壳里去了；我们不能只顾个人呀。你知道，在海那边，那群吃人的妖魔鬼怪，連做梦都想来夺我们的江山，害我们的孩子。再說，普天下还有多少穷人在受苦受难。你退出了民兵队，放下了手中这支枪，但

是，你思想上的那支枪千万不能放下呀！”海英哪里听得进王强的话，一赌气，抱着孩子，对王强说：“好，你忙你的民兵，我一个人回娘家去；以后你也不用来接我了，我们娘儿俩也不回来了！”说罢，“踏踏踏”地走了。江书记忙叫王强出去劝劝她，王强赶出门去，叫了两声，海英理都勿理。王强只好回来，摇头叹息，对江书记说：“唉！对她这种思想，真没办法！”江书记语气沉重地说：“是啊，这种思想是危险的。太平久了，容易叫人忘掉阶级敌人；安乐惯了，容易叫人忘掉艰苦奋斗；尤其是当前，美蒋匪帮可能派遣小股匪特，来我们沿海一带捣乱；你要耐心地帮助她，我想，在事实面前，她总会觉悟过来的。”王强一听美蒋匪帮想来窜扰，就兴奋地说：“那太好了！这么多年，找他们还找不到，要是送上门来，一定来多少，消灭多少，照例不打收条；江书记，消灭这几个牛毛特务，我们包了！”江书记看着王强一股勇劲，笑着说：“包了？好，我这次来正是要看看你们怎么个包法。连长同志，让我先看看你们的队伍吧！”王强一听，说声：“好。海蓝！吹螺号，紧急集合！”“是！”门外海蓝应了一声，就一个向后转，“踏踏踏”地向操场上跑去。

“呜——呜，呜！”“呜——呜，呜！”一阵阵紧急的螺号声响起来了。民兵连连部前面的操场上，“踏



踏踏”，“踏踏踏”，一陣陣脚步声。“立正！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！”队伍集合好，气油灯也挂起来了。只见队伍里有男有女、有老有少，虽然穿着的服装不同，但是，人人意气风发，个个精神饱满。这时，王强陪着江书记从连部出来。江书记和蔼地向他们点点头，问王强道：“这是一排吗？”“是，江书记！”问：“你们一排都是些什么单位的？”答：“工、农、商、学，三十六行，各行各业都有。”江书记点点头，走到民兵队伍前面，指着一个民兵问：“你是哪一行的？”答：“水产加工站工人！”“噢，工人阶级！”又指着另一民兵